

御纂七經三書

卷十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九

君陳

集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

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傳

夏氏僎曰。必封國爲君。故稱君。○林氏之奇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

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勲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創爲新政。以駭之。惟一循周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右。安靜帖息。可前卜也。此命君陳之大旨也。宜康王曰。

惟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集解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

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

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

地理今釋東郊卽下都詳見湯誥。

集說林氏之奇曰。言君陳之所以爲令德者。惟孝恭而令德孝恭可謂得其本矣。孝於父母者必友愛於兄弟。既盡其孝友之道。則可以施之政也。○呂氏祖謙曰。令德卽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君陳之德如此。則旣成而可施於用矣。成王所以舉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周公之居也。今汝臨長之。如之何其不敬也。○陳氏經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

本。○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陳氏櫟曰。治洛以化商民爲重。故君陳曰。尹茲東郊。畢命曰。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旣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呂氏祖謙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

周公之初。一法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金氏履祥曰。周公以德師保萬民。民方思之。君陳但循其治。明其訓。不待別有作爲也。○陳氏櫟曰。化商之要莫大於法。周公爾今所司。卽周公之舊所司也。周公之訓。卽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慎曰懋。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陳氏雅言曰。周公舊訓。卽所謂常法也。周公旣歿。民之思慕。惟在於周公。君陳爲治政之取法者。亦惟在於周公。我旣能以周公之道待彼。彼亦安得不以周公之道待我哉。此民懷其德。與民惟其乂。雖有敘已往期。方來之不同。然其爲效。則一而已。○王氏樵曰。懋昭是申明提撕使人心益開曉。而無復扞格不入之處。是卽所以發明而光大之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

集傳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

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

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

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

升。陳氏師凱曰。形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於此而升。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遺香。達於彼者也。

止者

有方。升者無間。陳氏師凱曰。止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

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

陽達於牆屋所達無界限也。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

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
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
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
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
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
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蕪徒爲陳
述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

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蘇氏軾曰：物之精華，發越於外者，爲聲色臭味。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林氏之奇曰：至治之世，其馨香之發見，可以感於神明，而其所以爲馨香者，非黍稷也。蓋以德之昭明，故發而爲治。其馨香如是也。如黍稷可以爲馨香，則隨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於神明矣。成王言此者，蓋謂君陳欲商民之感慕，惟在於德。德之馨香，可以感於神明，豈商民之難化哉。○陳氏經曰：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協氣休閒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則醜聲穢德之彰聞，猶腥臭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譽謂之流芳，惡聲謂之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

董氏鼎曰。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况苗民商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一也。○王氏樵曰。孝友之道。通於神明。堯舜之聖。亦不出此。欲君陳益進其德。以至於此。則洞達無間。何有於殷民哉。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其本在此也。○孫氏繼有曰。明德非勉強於旦夕者所能也。必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而後能法公之德。繼公之治。是故以篤敬嚴之。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

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東坡嘗曰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求而得者日皆知其所以爲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電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出去不知其所入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蓋風之於物鼓舞搖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之化民似之至於草則其勢柔弱惟風是從民之於上亦如之○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金氏履祥曰君陳逮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爲人欲所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不續矣常人之情雖莫不

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己蹈道之力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周公者坐是故也○董氏鼎曰風之動物妙於無迹草之從風亦不知其然而所謂神而化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而已○陳氏雅言曰君陳親見周公之聖往繼周公之任能式時周公之訓不至如常人之不克由聖則民將待周公者待我風行草偃之速有不足以喻其從化之易矣此申言上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之意而反其辭以戒之喻其效以勉之○王氏樵曰民所視效在爾君陳之身未有風行而草不偃未有上行而下不效爾能由周公之訓則民亦由爾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

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應氏鏞曰。出上之意以達之下。入下之

意以達之上。而與衆反覆籌度之也。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

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

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林氏之奇曰。自古爲政。因時而已。故有行於古而良於今。則可廢。拂於古而宜於今。則可興。既有廢

興。則其出入取舍之際。不可以自任也。謀之貴同斷之。
貴獨謀之不同。則不能合天下之視聽以度其是非。斷
之不獨。則又將依違牽制。政無自而立矣。○呂氏祖謙
曰。廢興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
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夫上守周公之法。下資衆人之
論。非私之已者所能成。王舉以屬君陳。其知之也素矣。
○陳氏大猷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
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
右。○陳氏雅言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卽所圖謀之政
也。虞之於人。繹之於己。卽能致其艱者矣。○張氏居正
曰。外參於國人。而不專執乎己。見內審於獨斷。而不輕
徇乎衆言。斯可謂其難其慎。而政之興革。當無有不善
者矣。○傅氏元初曰。上下風草之機。何其甚易。而
政事廢興之局。又當致其甚難。故曰。罔或不艱。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

集解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王氏炎曰。良言其善之昭著也。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

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

所以爲成王歟。



蘇氏軾曰。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眞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于臣以來衆言也。○黃氏度曰。人臣招過

掠美。豈惟不足成其君。而其身亦何以居之。顧豈能爲良顯乎。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

氏祖謙曰。此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旣施行。則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已之善。而皆歸之於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陳氏櫟曰。此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已。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張氏居正曰。夫君陳

有善不自以爲已功而歸之於君。成王受善亦不自以爲已出而歸之君。陳蓋亦庶幾乎唐虞都俞之休風矣。其致治太平宜哉。○王氏樵曰。嘉謀以事言。嘉猷以道言。謀必有道。猷必有事。亦互言之也。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聰。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舜用其中於民。人之善卽舜之善。則斯謀斯猷謂之我后之德理實如是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

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